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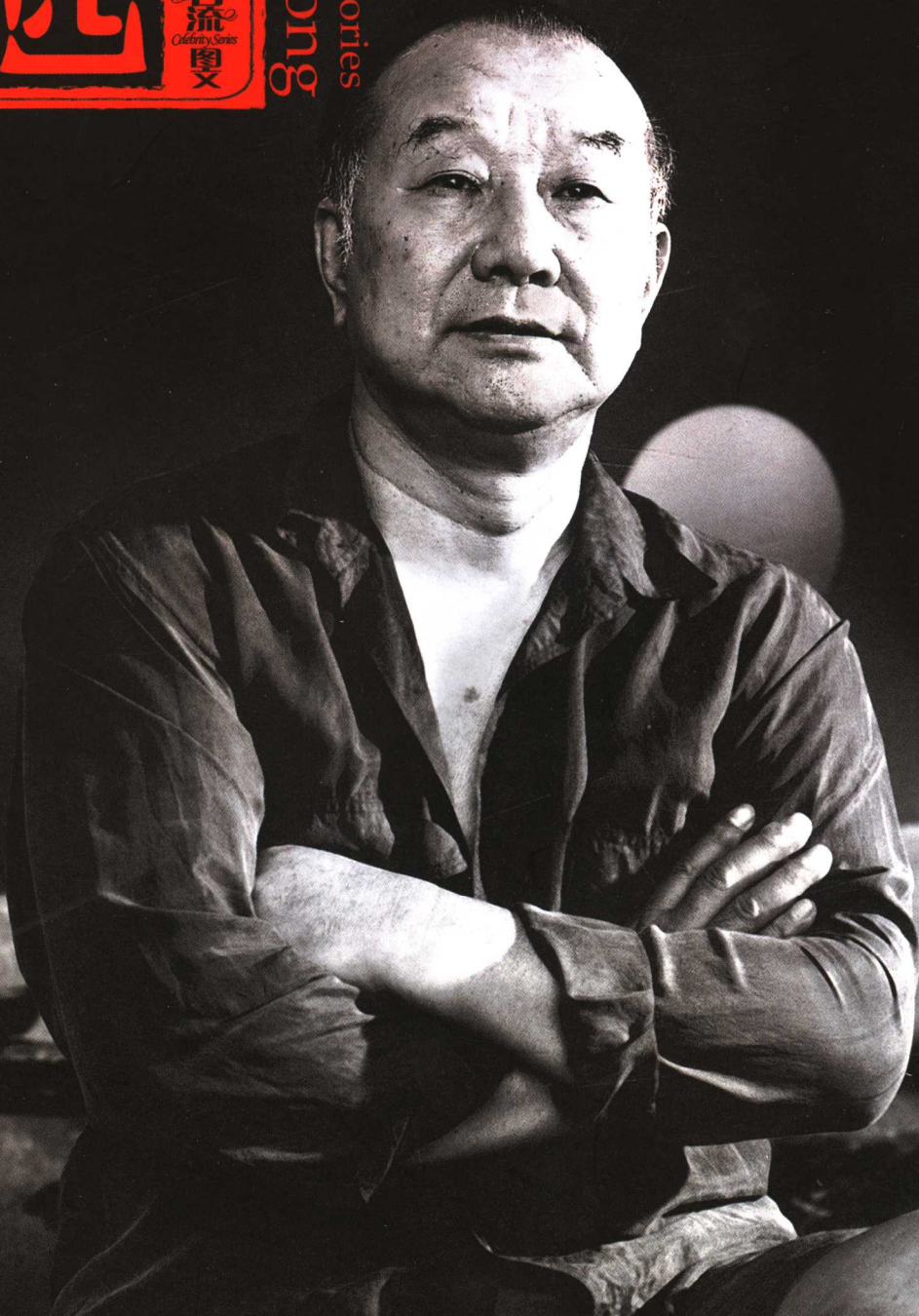
湖南美术出版社

总撰文 洪文庆

A man full of stories
Liu Guosong

刘国松
嘉慶
Celebrity Series

南北人
东西





A man full of stories
Liu Guosong

刘国松
名流图
Celebrity Series

南北人
东西

总撰文 洪文庆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国松东西南北人 / 洪文庆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6. 12

(名流图文)

ISBN 7-5356-2568-1

I. 东... II. 洪... III. 刘国松—传记—青少年读物 IV. K825.7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531号

刘国松东西南北人

总 撰 稿: 洪文庆

责任编辑: 邹建平 李小山

整体设计: 邹 铮

图文制作:  嘉伟文化
JIAWEI CULTURE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75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56-2568-1/J·2366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国松简历

刘国松1932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生于安徽蚌埠，原籍山东青州

【曾任】

1959年成功大学建筑系美术助教
1960-1971年中原理工大学建筑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7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1971-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美术系高级讲师兼任系主任
1975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客座教授
1992-1996年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
1996-1998年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

【著作】

1965年《中国现代画的路》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66年《临摹·写生·创造》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76年《溥心畬书画稿》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1998年《永世的痴迷》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年《刘国松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

【荣誉】

1965年台北第五届全省美展评审委员
1966年荣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基金会两年环球旅行奖
1968年当选国际青年商会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1969年获美国玛瑞埃塔学院主流国际美展绘画首奖
1972年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台湾参展评审员
1976年当选国际艺术教育协会亚洲区会会长
1977年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展评审委员
1978年台北市立美术馆筹备委员
1979年获国际静坐协会艺术完美奖
1984年获北京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
1986年获日本东京都美术馆国际水墨画展特别奖
1991年获李仲生现代绘画文教基金会现代绘画成就奖
1993年教育部文艺创作奖评审委员
2002年获得台湾师范大学第二届“杰出校友奖”
2002年2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2004年获台南艺术大学颁发的荣誉教授聘书



一个东西南北人，是刘国松的一方印章，
也是他所写一副对联

「几幅春夏秋冬画，一个东西南北人」的下联，
那是他对自己一生所下的定义：

他是个北方人，

却在南方成长；

他是个东方人，

却在西方成名。

他，以画在东西闯荡、南来北往间，
成就了他人生色彩缤纷的美好世界！

一个东西南北人

——现代水墨画大师刘国松的奋斗

一个东西南北人，是刘国松的一方印章，也是他所写一副对联：“几幅春夏秋冬画，一个东西南北人”的下联，那是他对自己一生所下的定义：他是个北方人，却在南方成长；他是个东方人，却在西方成名。他，以画在东西闯荡、南来北往间，成就了他人生色彩缤纷的美好世界！

刘国松，该如其名，像松一样深深扎根
在故乡的泥土成长和茁壮
然而纵观他的一生
却在战火的催迫下展开飘飘荡荡的生命旅程
离乱的童年、流亡的青涩少年、奔波异乡奋斗的青年
为画展四处花开快乐收成的壮年……

唯一和松一样的，他的生命力像松一般坚韧不拔
一如黄山的松，不管是在低湿阴暗的谷地
或是在迎风的陡坡，或是在小小的石缝里
或是在悬崖峭壁间，或是在危如笔尖的山巅
他都能绝处逢生，且欣欣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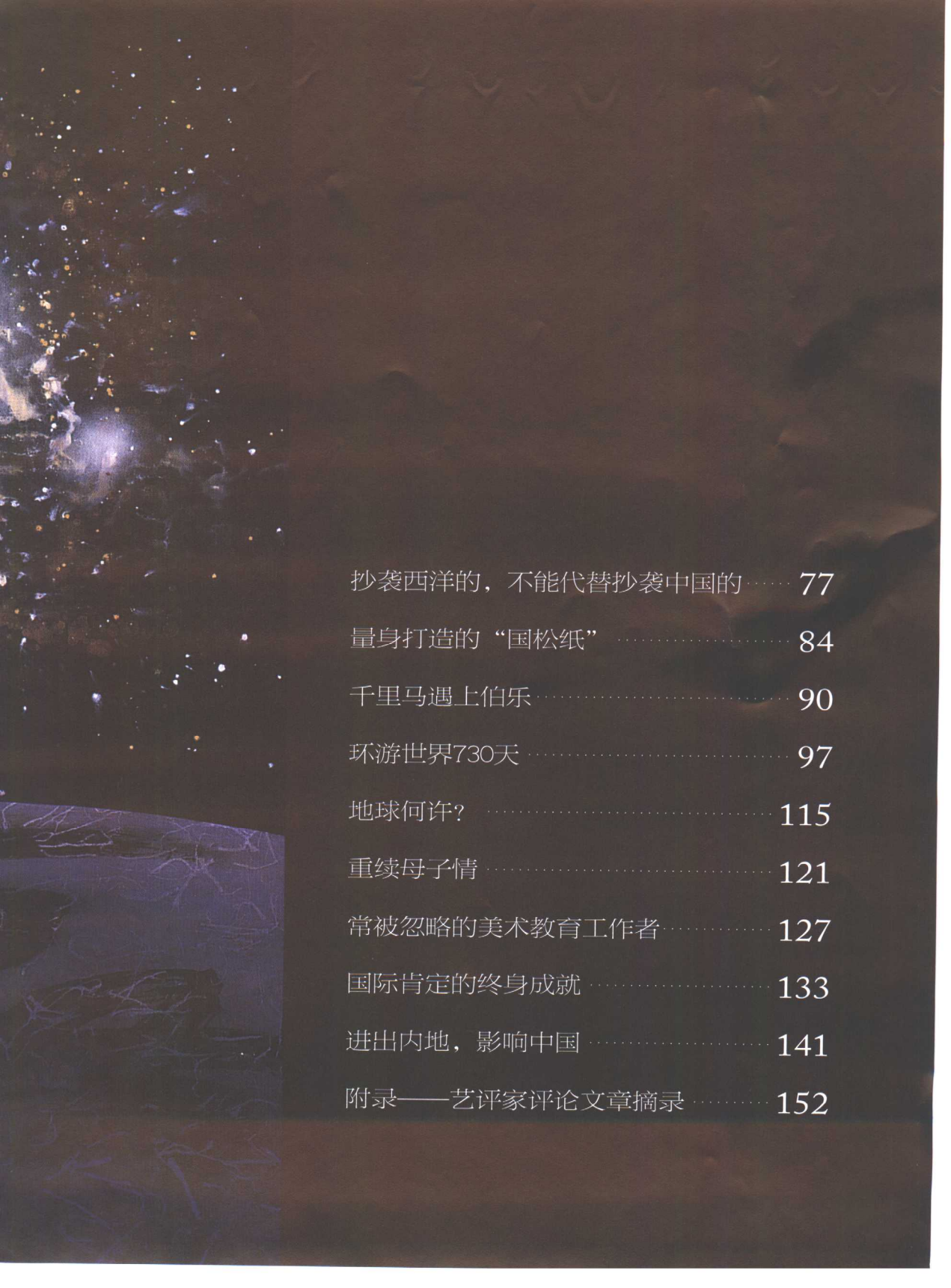
如今回顾他的一生，却又深深体会
刘国松，恰如其名，在艺术的领域里
他是不凋于岁寒的劲松
更似黄山妙笔生花的孤松
高高地、丰姿绰约地
一枝独秀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1
刘国松记忆中的父亲	4
离乱的童年	7
流亡学生	14
落脚台湾	22
青春勃发的师范大学生涯	27
实习和当兵的日子	35
成立“五月画会”	39
爱情，在艺术的心灵里舞动	48
为现代绘画执笔代枪冲锋陷阵	63
笔战之外，还要舌战群雄	71





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77
量身打造的“国松纸”·····	84
千里马遇上伯乐·····	90
环游世界730天·····	97
地球何许？·····	115
重续母子情·····	121
常被忽略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127
国际肯定的终身成就·····	133
进出内地，影响中国·····	141
附录——艺评家评论文章摘录·····	152

楔子

所以，战争，也不全然那么令人深恶痛绝。它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锻炼的时代。

1932年，祖籍山东的刘国松，出生于安徽蚌埠。

山东相对于安徽，是在东、在北；而安徽相对于山东，则是在西、在南。这意味着刘国松一出生就注定着要做“一个东西南北人”了。

对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若非战乱，若非灾难，应不至于离乡背井，让该在山东出生的孩子，却在安徽落地。但话说回来，若非战乱、若非灾难、若非离乡背井，刘国松的父母亲又有何机缘碰触在一起，而生下刘国松呢？

所以，战争，也不全然那么令人深恶痛绝。它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锻炼的时代。一如狄更斯所说：那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好与坏，完全要看个人的努力、勇气、毅力和机运，敢不敢放手和命运一搏。

然而，1932年，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

那时候，国民革命军才刚北伐完成，全国短暂统一之时，一切建设都在万民的殷殷期待中。但无奈，东邻的日本帝国却不愿看到中国的太平与繁荣，于是在该年初发动“一·二八事变”，出军攻击上海；复于三月，成立“伪满洲国”，日本从背后操控，企图实现并吞东北的野心。日本侵华的战火，已隐然成形，而其烽烟也早已弥漫全国了。

那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社会上充斥着不安的、骚动的气息，人民在战争的阴影下，过着茫然不知明日的的生活。但有权、有钱的人仍然夜夜笙歌，而大多数的小老百姓，则过着艰困的生活，随着时局动荡。要不，能怎样呢？小人物为了生活，可能为了一块钱将生命豁出去，也有人仅仅为了吃饱肚皮，远走他乡，主动或被动地走向烽烟四漫的未知途程……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做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涨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它了也不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坠得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做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一律贵起来……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是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愣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法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以上所引述的，是老舍写的小说《骆驼祥子》的几个片段。老舍写这部小说的时间，是在1936年的夏天到1937年间，书中的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前后，那恰好也是刘国松父子曾经相处的一段时间，彼此刚好有一点交叠，有一点可以互相印证的时代氛围。

战争，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步调，甚至也转换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小说里的祥子，代表了大多数的市井小民，对于时代局势的无力和无奈，只能随波逐流（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填饱肚子，却又不得不为钱赌运气，为生活赌命（祥子为两块钱，拉车出城而被抓去当兵丁）。因而有些人会在战争里翻身而功成名就，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动荡的局势里堕落、沉沦。（祥子虽然有点勇气敢去赌一赌命运，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小人物的无奈就在这转折之间，呈现无助的悲哀。祥子最终的命运，失去人生幸福的奋斗目标，终致沉沦。）

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大时代里，委实存在着一些危险，也存在着一些机会。相对的，在危险与机会并存的百分比里，更存在着一点运气、一点侥幸、一点智能、一点抉择、一点勇气、一点毅力、一点投机、一点体力、一点坚持……好与坏，幸与不幸，成功与失败，委实多那么一点什么，就有天壤之别。今天，我们看到刘国松的成功，确实在那个时代里，是多了一点运气、一点机智、一点勇气，但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他更是多了人家一点毅力、一点努力、一点坚持……

然而，刘国松的父亲呢？

刘国松记忆中的父亲

刘国松和他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对父亲仅有的一点印象，就是有一次父亲带他去看戏，坐在楼上的前排，还为他泡了茶、买了瓜子，在当时，这可是有钱人的享受；然让刘国松更牢牢记住的，则是戏院的看门人认识了刘国松——这个营长少校的儿子，从此他独自跑来看戏，不用钱，甚至带小朋友来，也不用买票。这“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优惠，让刘国松小小的心灵滋生出一种骄傲的自豪感。

刘国松的父亲，原名叫刘中兴，山东益都人。

据说，他在二十岁前就离家从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列。在北伐的队伍中，恰好有个长官也叫刘中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一个家族或一个团体里，若有两个同名的，年幼者要避长者讳，职位小者要避上司讳，而当时军队里贪污舞弊的行为相当严重，为避免报军饷时出现同名重复的舞弊行为，因而刘国松的父亲被迫改名为：刘仲起。

这是刘国松对父亲名字的一点印象。

刘仲起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投军的呢？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也许像“骆驼祥子”那样，在路上被抓丁，不得不走上“从军报国”之路。也许是因为饥荒，不得不出外讨口饭吃，而“从军”，自古以来就是灾难里的一条生路，像戏里的薛平贵一样。也许是看到强敌欺凌，热血青年激起爱国的情操，从而投军，像历史上的霍去病或班超。总之，时间久远，失去了记忆，小人物也没有人为之追索作传，那答案啊，早已随风消逝。

父亲和母亲，千里注定的姻缘

不管怎样，刘仲起从军，并随北伐军打到了北京。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通州（今河北通县，在北京郊区）一个晚清知府的家中。恰恰是这样的机缘，使山东来的刘仲起被地主家中的闺秀看上。在那段驻扎的时间，两人可能已经互诉了彼此的好感，所以刘仲起就请人说媒，没想到很快就得到刘国松外祖父的应允。也许是战乱的关系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姻缘，使相距千里不可能见面碰触的两人，却在见面的瞬间迸发出牵系一生之宿命缘分的火花。

于是，刘国松的父亲刘仲起遇见了刘国松的母亲：刘敏玲。

刘仲起和刘敏玲，两个都姓刘。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同姓不婚。据刘国松回忆，说他父母亲的结婚，其实有点阴错阳差。原来为刘仲起去说媒的是一个南方人，他的口音将刘说成“柳”，而刘国松的外祖父也没有认真地问清楚就答应了。等到结婚时才发现这个“误会”，却已来不及了，只好将错就错。

就这样，刘敏玲，这个从未离开家乡的大家闺秀，在战争的慌乱中匆促地完成了她的终身大事，展开随夫移防的军眷生涯之旅，也同时展开了她生于乱世的悲剧。并从此远离她生长的故乡，在中国的大地上辗转流徙，希望寻找一个可以安定身心的地方。可惜，天不从人愿。这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共同的悲剧。

关于外祖父，支离破碎的回忆

而关于外祖父，刘国松的回忆是模糊的。他依稀记得五岁那年，因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回通州奔丧。在模糊的记忆中，他记得坐了很久的火车，颠颠簸簸地令人难受……到了通州，他母亲抱着他出站（可能是没有买儿童票，把他当幼儿抱着，掩人耳目），等在车站外的，是他舅舅驾着马车来接她们母子。一路上北方湛蓝的天空有许多翱翔的飞鹰，陆地上则有慌张逃窜的野兔……到了外祖父家，那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棵大树，舅舅常在树下擦乌枪，不知是擦枪走火还是偶尔开几枪，射下许多树上的麻雀……

从那次以后，刘国松和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外祖父家了。战争，使人伦如此荒腔走板。那是他母亲和他外祖父、娘家间的关系，因为战争，断了。幼小的刘国松不知道接下来的厄运，是刘国松和他父亲的脐带关系，也因为战争，硬生生地折断；像断了线的风筝，使刘国松越飘越远。

短暂相处，刘国松对父亲仅有的一点印象

刘国松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后，随着部队的南征北伐，而四处迁徙。

1932年，在安徽蚌埠生下了他们爱的结晶——刘国松。

刘国松五岁那年，随着母亲往通州奔丧回来没多久，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追查失踪的日本兵，而在卢沟桥上向驻扎在宛平的守军开炮，就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日战争终于全面展开了。这时，刘国松和母亲住在河南偃城。

1938年，刘仲起的部队调回陕南安康整编，刘国松母子也随着来到安康居住。没多久，他父亲又移防湖北襄樊，然后又调防到黄陂。刘国松和他母亲，也就一站又一站的随着父亲的移防迁徙。虽然相处急促短暂，但在这段时间，可能是刘国松和父亲相处最甜蜜的一段时光。因为这时候有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父亲带他去看戏，坐在楼上的前排，还为他泡了茶、买了瓜子，在当时，这可是有钱人的享受。然而让刘国松更牢牢记住的，则是戏院的看门人认识了刘国松——这个营长少校的儿子，从此他独自跑来看戏，不用钱，甚至带小朋友来，也不用买票。这“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优惠，让刘国松小小的心灵滋生出一种骄傲自豪感。

（多年后，当刘国松回忆起这件往事，脸上依然掠过一丝骄傲的神采。他清楚地知道，那时父亲已然为他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社会地位，虽说对生活无济于事，却为他幼小的心灵建造了自信心，并造就出他日后不认输、力争上游的坚毅性格。因为他知道，惟有高人一等，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

日军侵华，原本预计三个月内征服中国，虽遭到中国方面顽强的抵抗，但仍像摧枯拉朽一样，使中国军节节败退。不到半年的时间，华北沦陷，国民政府撤守南京，迁都重庆。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然后沿长江西进，谋取武汉。因为武汉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国民政府置重军防守，使武汉一役成为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直到10月，日军攻陷广州，由南而北夹击，国军为应全盘形势，乃主动弃守。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

武汉一役，双方都牺牲惨重。刘国松的父亲就在这次激战中，不幸中弹，为国牺牲了。显然，尽忠职守的刘仲起，在危险的战乱中少了“一点运气”。也或许，他少的运气，老天在日后回补给了他的儿子，使他在日后“失怙”的艰苦的日子里，每每多了“一点运气”，而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离乱的童年

童年，应该是快乐的。这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回忆和陈述，当然，这得有个太平盛世的时代和双亲呵护的前提，才能作数的。而刘国松的童年，恰与八年抗战同步调同声息。抗战的号角一响，他的父亲即义无反顾地殉职沙场，他的童年便在失父的情况下，随着战火的蔓延而逃难徙荡，随着战争阴影的笼罩而咏叹哭调。在那离乱的童年岁月，国家局势对他来说还嫌生疏，他的忧喜只随着母亲的情绪起伏而悲欣；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在战争与失去丈夫的双重压力下，始终没有快乐……

1938年，刘国松六岁；他的父亲殉职沙场，而他也开始上小学。

刚开始上小学，课程随着局势的紧张变化，有时上一天课，有时上半天课，有时躲防空，去了马上又回，上课并不正常。在父亲未殉职前，不管是上一天课或半天课，或是匆匆回家，刘国松的母亲总是在家，总是准备着热腾腾的饭菜等着刘国松回家。但在父亲捐躯沙场后，失去依靠的母亲极度悲伤，经常精神恍惚，同村的眷属们可怜他们母子，就劝说他母亲学打麻将，希望她转移注意力，走出悲伤的阴影。

小小孩在牌桌上见聪明

然而上了牌桌的母亲，渐渐上瘾；渐渐地，刘国松放学回家来，见不到妈妈的影子，也没有了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他。他只得饿着肚子挨家挨户地去找，遇到这种情况，在牌桌上的母亲会给他一点钱，让他到外头去买个烧饼夹肉吃，胡乱解决一

餐。像这样少了一点母亲温暖的关怀，感觉应该是可怜的，但刘国松却反而高兴；因为自父亲死后，母亲非常节俭，可在她打麻将的时候，却是大方的，可能是想快快打发他，也可能内心有点愧疚，而多给点钱作为补偿。不管怎样，刘国松是高兴的，这个时候他可以趁机吃块肉。

然而更高兴的是，母亲打麻将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管他的功课做得怎样，有时也会让他留在身边看着，免得他乱跑。就这样，日子一久，小小年纪的刘国松居然看会了打麻将，有时候母亲上厕所，他就替母亲砌牌或摸牌。大家都称赞刘国松的聪明。

（刘国松在讲述到这段往事时，脸上表情有点复杂，一会儿感觉是可怜的，一会儿又有高兴的语调，但讲到小小年纪就学会打麻将，眼睛眯了起来，嘴角上扬，脸上有着骄傲的神采。那可不，七岁的孩子会打麻将，表示已懂得算计、组合，而一般七岁的孩子会做什么呢？但我知道，刘国松骄傲的，不是他七岁就会打麻将的聪明，而是他没有因此沦为赌徒，却力争上游成为现代水墨画大师。）

逃难时刻多了个妹妹，忧喜参半

刘国松上学，课有一搭没一搭的，因为，抗日战事仍然继续。军队撤守武汉，失去父亲依恃的刘国松母子仍得随着军队的留守处迁徙。但待遇完全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不再是团长的太太和公子（刘仲起在武汉战役中最后的职位是代理团长），只是一般的眷属，能够再获得军队的保护和照顾，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所以逃难时分配船位，总给他们母子靠门边最差的位置，仅能坐下而已，更何况人还要进进出出，还得时时挪移位置。刘国松的母亲也不敢计较，只得忍气吞声的接受。

（那时候刘国松还小，无法体会“人在人情在”的奥妙关系，但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当他在讲述这件事时，语调不自觉地升高，显然愤忿了然于胸，为他的母亲抱屈。）

他们一路撤退到了郧阳。到了此地，刘国松的母亲生下了他的妹妹。这可能是他父母在襄樊短暂相处的结果。这个苦命的“遗腹女”选在这个不是时候的时候出生，确实有点尴尬，不知该喜还是该忧。母亲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失了一个，得了一个，仿佛是平衡的，家里的成员还是三个人；但失去的是家庭的柱子、家人依靠的肩膀，而得的是嗷嗷待哺、绊手绊脚的婴儿。可刘国松则高兴他多了一个妹妹。

在郧阳，因为冈峦溪河多，这种环境对小孩说，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正是戏耍的好地方。所以在这里，刘国松爱上了钓鱼。有一个星期天，刘国松和一个比他大的房东家的孩子一起到郊外去钓鱼，由于一无所获，他们就一直换地方钓鱼，结果越走越远，居然从城里走到了乡下。房东家的孩子就带刘国松去找他们在乡下的佃农家。原想喝杯水就赶回家，但此时天色已晚，乡下的佃农家就留他们吃饭，吃过饭后又担

心两个孩子摸黑回家不安全，坚持留他们住下。就这样，两个孩子就在乡下住了一夜。

那时候没有电话，外宿的刘国松无法告知母亲，只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入睡。另外母亲那头，发现刘国松不见了，可急坏了，和留守处的人天翻地覆地到处找他，哭哭啼啼地度过一夜。第二天傍晚，当他怀着忐忑的心回来，准备好挨母亲的责骂或处罚时，意外地，母亲看见他平安回来，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抱着他大哭一场。他不了解，刚失去丈夫的母亲，是无法再承受失去儿子的打击，因此，只要能平安回来，感谢都来不及了，哪里还会再责骂呢！



与母亲和妹妹拍摄于湖北武昌

荒腔走板的逃难卫队

1939年夏天，刘国松他们一家三口又随着留守处迁徙。从鄖阳迁到陕南的安康，再从安康翻过川陕交界、二千多米高的大巴山脉，进入四川境内，再顺着有“小三峡”之称的大宁河下到巫山，再沿长江到万县，最后在长江边的忠县暂时住了下来。

这一路艰苦的逃难，跋山涉水，长期的劳累，终于使刘国松的母亲病倒了。病得奄奄一息。一起逃难的国军眷属们，眼看她不行了，便商量起后事来，并分配谁来领养刘国松，谁来收养他的妹妹。也有人“死马当活马医”，建议他母亲抽鸦片来治病试试，不料，竟出现了奇迹，刘国松的母亲不但转危为安，还痊愈了；而且更庆幸的是，他的母亲竟没有染上吸食鸦片的瘾，但却从此抽上了水烟袋！

在忠县停留不到一年的时间，刘国松一家三口又跟着留守处迁徙往湖南。这一路是沿着长江下到洞庭湖，过洞庭湖溯湘江到长沙上岸，再乘火车经衡阳到湖南、广西交界的东安。这一路又是漫漫长途的跋涉，劳苦是必然的，逃难所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也是必然的，而这一切都在抵达东安，短暂安顿后，就可以忘却，终究生活是重要的。但这路途上发生了一件逃兵事件，却令刘国松久久难忘。

那是逃难到三斗坪时候，因江轮不能靠岸，故改搭小摆渡船。在眷属们还没下船之时，却突然枪声大作，令眷属们慌成一团。等枪声停止后，大家才敢探出头